

段剑秋 著

海角风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段剑秋，山东省滨州市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省作家协会理事，滨州市作家协会主席，长于描写渤海平原的风土人情，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鸳鸯屋子》、小说集《黑虎》、长篇报告文学《奉献》、《圣洁》、《天使与金香》。其代表作为三部长篇巨著《血龙雾》。



海

角

风

段剑秋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角风/段剑秋 著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0.12

ISBN7—104—01032—7

I.海… II.段… III.文学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2586 号

海角风

段剑秋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山东省济南普林达印刷厂 印刷

183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7.25 印张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—1000 册

ISBN7—104—01032—7/I·439

定价:22.80 元

第一部 野 驴

1

大姑娘美,大姑娘浪。小漂来到姐家住,把个姐夫馋坏了。野驴般的汉子眼热心痒咂巴嘴:这么鲜鲜嫩嫩个粉团妞儿,让别人得去多可惜?有便宜还是自己占!好多官员有情妇,经理随身带女秘,我当船长大小也是一个长,就不兴纳小?如今不是动不动讲政治挖思想的年月了,男的女的裆开放。

当然,办这事须得避开媳妇。她不会眼睁睁容他睡妹子。因此,他得想办法先斩后奏、先尝后买、先把生米做成饭。然而,天一亮他就出海,晚上回来吃饭睡觉,大漂形影不离把他守着。不守也不行,小小棚屋挤着全家四口人,喘口气儿都听得见,别说强行做那事。寻觅多日,他一直没有下手的机会。

咋个办呢?想啊,想啊……嘻,野驴般的汉子终于想出个粗野的手段,媳妇大漂竟然没有察觉。

这天晚上,天刚黑下来,一家人刚刚躺了,身边的儿子还没有入睡,橹就燥得叫驴一般撩腿蹬脚急不可耐。虽说大漂喜欢男人

野,可也不能……她用力甩开捂她胸上的那只大手,生气地掐了男人的大腿一把。她丁点儿没有往别处想,只觉得今天晚上男人格外燥,于是扭头轻说一句:“龙还没有睡实。”把他推开。高大强壮的橹却象根本没听见她说啥,又把大手伸过来,大腿撩过来,挺挺的家伙拱过来,象头不顾一切的大叫驴。躺在一起火上加油,大漂干脆撑起身,披件衣裳下炕说:“我去撒泡尿。凉快凉快。”

只迈两步,大漂便出了她睡觉的东间房,来到门堂内。三间低矮的小棚屋,低得刚能抬起头。墙是秫秸扎的泥巴糊的,靠几根木柱支撑屋架,三年前就觉得要倒塌,它却偏偏没有倒。没有砖基,更没有石基,扎墙的秫秸还是八年前从三十里外的黄巾寨大集上买来的,同时买了一车和泥的麦穰。那时候这里没有其他住户,是个荒岛。两人避“风”而来,因为她同橹没有结婚就睡热。……眨眼就是八年,龙儿已经七岁。橹说今年要盖石头根基、砖瓦到顶、宽宽亮亮、五间正房东西厢房带门楼的新大院,钱积攒得差不多。西间没有内墙内门,挂张破网与门庭隔开,里边放着些咸鱼、咸虾、虾皮、干鱼,那张窄窄的床上睡着妹子小漂。爹娘相继去世,小漂在家无依无靠,大漂把妹妹接到这里。床板轻轻地吱呦一声,大漂知道小漂也没入睡,便说一句:“这天,真闷。”

她轻轻地拉开破旧的房门走出屋。这里是大海的一角,也是大陆的一角,方圆几十里无人烟,无光亮,天一黑人就觉得掉进黑洞里一般。浓浓的海雾从天而降,将这个小岛严严地罩住,压得人几乎透不过气。但是,大漂听得出又涨潮了,海风推浪哗哗响。无边无际的海水从远方涌来,涌来……,眨眼便涌到房台根下,滚着黑色的浪头,象是要把这个小岛吞没。记得刚来的时候她害怕极了,战惊惊问橹:“大潮一来不把这里淹没了?”橹说不会,不会,听说几百年了,海潮从来没有爬上老鸹台!她似信非信,觉得一涨潮就围水的这个土岛根本不是连着陆地,而是象葫芦一样漂在水上。

然而时间一长她就信了，白天槽出海打鱼，晚上回来钻这口棚屋，没有内地人群的喧嚷，没有四邻八舍的探头探脑，两人想怎么作爱就怎么作爱。

大漂站立屋门口，平一平烦躁的心。阴天，没有月，没有星，抬头只有老鸹台台顶那盏红灯，象是一颗明亮的红星星。这是边防哨所旗杆顶上的一只灯，白天挂国旗。十年前这岛四面环水，老鸹台上最先搭的是个绿帐篷，里头驻着一班边防军，后来绿帐篷变成砖瓦房，边防军变成一个排，有了小汽艇。也就怪了：虽然老鸹台远离内地，几十里内无有人烟，可是只要看到这只红灯，大漂心里便觉踏实，觉得这口小小棚屋是有根的，那盘土炕是有根的，她和男人也是有根儿的。边防军一个个都和善，也正经，尤其那排长庄大海，待人特好，喜帮人办事，从来没见过他往女人的身上乱溜瞅。这就让人尊敬。她把妹子叫来这里，是想……却又拿不准。

突然，哗哗作响的海潮中顺风飘来男女作爱的戏笑声。大漂顺声望去：左边五十步开外有一独立小屋，笑声是从那里来的。那是羊铃的房屋，她比大漂晚来五年，至今没有生娃，高窈窕个，细溜溜腰，象个没有开市的黄花女。大漂立时记起来：傍晚来了个骑摩托车的鱼贩子，长得人模人样，说是明天一早船靠岸时买螃蟹。羊铃到崖头渔市去搭讪，说她家中有点货，便把那人领家中。男人出海没回家，她又是个腰馋鬼，一准是两人房中玩老虎。有人骂羊铃不正经，大漂却不这么看。她知道羊铃有苦楚。

风儿溜过，大漂觉得脸面有点儿凉爽。她想听听那边说什么话，可惜太远听不清，只听得羊铃几声毫无忌讳的浪哼哼。这家伙天胆！大漂赞叹。走几步到房角，转身退裤衩，厥腚朝天哗啦啦撒了一大泡尿。厕所？唏——，住了这些年，她还没见谁家的棚屋外头有厕所。下去房台是海滩，男也罢，女也罢，屎也罢，尿也罢，拉了尿了，潮水一来啥都没了，厕所何用？再说，这里没有庄稼地，攒

了尿粪往哪搁？不如顺潮冲到海里，让鱼虾吃了！尿罢起身，大漂抖抖肥大的裤衩，让风钻进里头去，散一散里头的臊臭。就这时候，她听得对面的房台也传来女人撒尿的哗啦响。大漂立时明白：羊铃那边已经完事。她不想惊动羊铃，不然会让羊铃觉得尴尬。

不料，眼尖的羊铃却看到这边的人影影，大声招呼：“是大漂姐呀——，还没有睡？”

羊铃浪归浪，为人倒挺好，跟大漂常走动。这就不能不吭声，大漂一边抖搂裤裆一边答话：“羊铃呀——，屋里太闷，我出来凉快凉快。”说这话时，大漂看到对面的夜雾中一片白亮，便知道羊铃同自己刚来岛上的时候一样，夜里乐疯了玩狂了，总把天当屋，地当床，海雾当罗帐，光着身子出房晾。如今岛上虽然有些户家，可房与房都不相邻，谁家也看不见谁家的私事，尤其海雾浓浓的夜里。两房中间是滩角，涨潮的海水哗哗响，她们便在各自的房屋上喊起话来：

“橹回来了？”

“来了。”

“做完了吗？”

“没呢。”

“吊吊他呀？”

“龙还没有睡实。”

“……哎，你听说没有，长矛快回来了。”

“那个长毛？”

“宫二姑的小子，花她哥呀！”

“……噢，是宁长矛。他是个志愿兵。”

“听说上头有规定，志愿兵回来要安排。”

“往哪里安？”

“谁知道呀！只听说他来信联系地方……”

你一句,我一句。隔一片海滩不能低语,两人大声喊话聊天。喊一阵,也凉快一阵,羊铃首先回屋去了,想必她又缓过劲儿,再回屋里同那个人玩老虎。大漂估计龙儿已经睡实,身上也生一股丝痒,便轻步回房,悄悄上炕,平地躺了,等野驴上身。

不料,野驴一动不动呼呼入睡。她伸手一摸,那挂东西剔骨的肉般松松软软,心中立时咯噔一震……

2

天刚亮橹就起身,下炕出门贼一般慌促,没有往日那样笑眯眯回头。这更让人生疑,一夜不安的大漂赶忙起身,悄悄跟着他出门,看这野驴有什么瞒她的鬼道事。然而,她只看到橹那高大的身子在白雾团中一晃一晃,顺老鸱台的小路向前移动,不一会儿拐过崖头,进入雾团。她的心儿也仿佛被那雾团吞没,便快步紧跟上去。拐过崖头朝前张望,前方的雾团似乎稀薄,橹已经下到海滩。码头上已有人影晃动,全是粗声大噪准备出海的汉子,没有女人。大漂顿时松一口气,抬头看一眼东方的海面,海空已经红洒洒一片,日头快要出来。内地人登山看日出,叫做一景,晞,那日出叫啥日出呀,隔着那么些云彩,比不上老鸱台看得真。你看你看:……那海空的火云不是上飘,而是下落,落下来把个海水给烧沸了。红红的水开锅一般跳啊跳啊,猛一下拱出个大火球,就象是女人的红门档里拱出个娃娃头。

虽然日出,大漂心中的雾团仍未消散。没有探出男人的破绽,她心里更不踏实。在崖头站一阵,顺原路回返,小心地走着老鸱台上的蛤蜊皮路。边走边思,越发觉得昨晚有桩蹊跷事儿,就象面前升飘的白雾抓它不住。来到自家的棚屋跟前,用脚踢了踢晒在房台上的半干不湿的小鱼,回身到房边的小棚做早饭。时间不长饭

做好了，妹子小漂却没有起身。妹妹是个勤快人呀，今日怎么……大漂心儿一阵急跳快步进房，撩起那架破旧的渔网。她立时惊呆了：小漂躺在小板床上，一声不响泪涟涟。

“你？……咋了？”

小漂枕巾蒙头嚶嚶哭。

大漂心儿一抖，赶忙掀开小漂身上的被单，一眼瞧见妹子身下一片脏物。

“是他？”

不他有谁？！

大漂吼天动地，又蹦又跳，骂槽祖宗八辈。他若是个外人，大漂定要跑去捅他一刀！可他是自己的男人，只能咒……不，出海人最怕咒，骂祖八辈祖宗也不能咒。唉，千说万道，她昨晚不该出去凉快那一阵子，不该跟羊铃猜测长矛退伍以后如何安排，让野驴得着下手的机会。……不，定是这贼早有打算，昨晚故意出格撒野让她生气跑出房。……小漂长大了哇，他是那么样地看过她，还说以后专门给她盖两间房，当时自己没在意。

贼，这是个野性不改的贼！大漂立即想起8年以前的那个中午。那是个干燥的秋天，枣子熟得格外早。大漂家的枣林在大路边，怕人偷枣，夜间爹来守，白天大漂替爹看枣林。其实，过路人摘几把枣没关系，谁都喜欢吃个鲜物，怕就怕有人骑车来，成口袋装。白天看枣很轻松，大漂捡个荫大的树下，坐在爹的高撑子上织毛衣。织一阵，站起身来看看四周有没有人来。如果有人路过林间的那条宽宽道儿，她须警惕地目送路人通过。如果长久没人来往，她反感到几分孤独。这里很静，静得让人有股空虚感，老盼有个人来跟她说话。没人说话，她便哼唱《天仙配》中的那段唱：“树上的鸟儿成双对……”这段唱很美，同龄的姐妹都爱唱。每每哼唱的时候，都感到字字句句在心中拱动，身上增长着一股期盼的东西。

一个庄户人歇晌睡觉的中午，橹来了。开始，大漂并没有认出他来，以为是个来偷枣的。他是骑车来的，大漂远远地就看到：通向海边的那条路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。黑点越来越大，不长时候到跟前。橹身架高大，浑身肉疙瘩，长得象头蜗牛，是个很好的水手。他在船上干活，不经常回家。虽不经常回家，可是很出名，因为他多次救过遇难的渔民，县广播站的喇叭里响过橹的名字，本乡人都听过说话很甜的播音员广播橹的事迹。因此，好多姑娘都喜欢他。今天见橹来到林边，大漂起身甜甜地一笑，主动搭话：“吃把枣吧！好长时间没回家呀？”橹嗯了一声，在一棵枣树边上撑住自行车。他近前两步，上上下下看大漂，大漂觉得他的目光好野。橹冲她笑了一笑，问：“哪棵树上的枣儿甜？”大漂说：“往里走，第十棵。那枣儿长长的。”橹又一笑，大步进枣林。

可是，不一会儿橹就喊起来：“哎——，不甜。这棵树上的枣儿一点都不甜！”

大漂高声说：“不会吧。你是不是数错树了？”

橹喊：“没错，没错。你净心诳人。”

大漂忙辩解：“别冤枉人！我能诳你吗？”

橹喊：“就诳，就诳。不信你来尝尝！”

大漂很奇怪：全林的枣儿她都尝过，顶数那棵树上的甜，今日怎么不甜了？定是橹认错了树。于是，大漂放下手中的毛线团子，起身进枣林。来到那棵枣树底下，她飘起脚儿去拉一条挂枣的枝儿，枝上一串红红的枣。可是没等她摘下枣来，橹就上前一步把她搂住，说：“别摘树枝上的了。我就吃你身上那颗红枣！”不容分说，橹把她按倒在地。大漂说不出害怕还是希求，只是脸面红涨浑身颤抖，可是没喊没叫，也没有挣扎，只喘息着对橹低语：“别，别……”橹才不理她别呢，只管压在她身上，给她塞上那驴般的东西……

橹在家住了半个月。这半月里，他天天狗熊舔蜜一般来到枣林深处，舔吃大漂的那颗“红枣”。大漂简直让他舔疯了，天天盼着他，等着他，来了便不放走他，放兴地让他舔个够。……这么一来二去，村里刮起风言风雨。大漂不怕娘儿们的斜眼吊睛，人脸前头大嗓儿发话：“老辈少辈，男人女人，谁没有这么回事？只不过有人捂着装正经！”她不落软，谁能奈何得了？只是半月以后橹回船上，猛古丁闪得她冷冰冰。两个月后橹再回家的时候，枣树落叶，野外的天堂没有了，大漂到橹家里。……又两个月，大漂的肚子看出鼓胀。爹娘慌了，吵她，骂她，说“你这样让我咋出门？”大漂很干脆也很坚定：“那好，我跟他远走高飞。”便来到老鸱台，一住就是八年。爹娘死后她把妹子接来，想不到野驴又打妹的主意。……恨啊，骂啊，大漂指天划日一通叫骂。这顿早饭谁都没吃。

时间不长，老鸱台上的晨雾散去。太阳升空，天格外高，海格外蓝，出得房门看一眼海滩几十里远。三年前小岛西边露出了水汪汪的一线黄土与内陆连接，去年柏油马路通到小岛的西崖头。房台下那条弯弯曲曲泥浆路上，一个刀鱼般的男人厥腩推着一辆《嘉陵》往这边走，《嘉陵》上放着个铁皮斗。呀，那不是常来海埠的姓于的那个采购员吗？他还给了大漂一个漂亮的名片，印着《天堂》饭庄经营部主任头衔，上有饭庄地址和电话号码。刀鱼显然看到了门前的大漂，紧走几步高声呼唤：“大嫂——，船到了吧！”

大漂猛然想起一事情：前天这位刀鱼曾和她相约，船回来给他留着一袋小梭鱼、大塌米，他今天来带。是刀鱼不起眼呢，还是让那野驴一混给忘记了呢，反正她没有告诉橹，货没有留。刀鱼今天来了，家里啥都没有！这样不行，他买咱卖得讲信用。……大漂是个灵通人，马上编出个花样说：“于主任呀，这么早就来了？昨天的鱼早卖光，今天船还没回来！”

刀鱼一听这话着急起来，又甩头又跺脚：“糟了，糟了！我为什

么早订下呢？就怕误了事！”

大漂一听好生不解，笑道：“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开饭庄不上这菜换那菜，怎么也能堵住客官的嘴，非要小梭鱼、大塌米吗？”

刀鱼立时急出一头汗，说：“您不知道。咱‘天堂’就指着这道菜拿人。尤其市里的一些门面人，全主任啊，稀厂长啊，那帮小哥们啊，去了先点这两道菜。”

大漂一听禁不住啊呀一声叫，心儿惶恐。常年生活在天涯海角的渔民的心目中，市里那些门面人物是同省长、总理挨肩坐座位的，老大老高。刀鱼不住地拍脑袋：“咋办呢？咋办呢？别事误了不要紧，误了这事老板可要炒我！”大漂吓一跳：“这么厉害？”刀鱼几乎哭出来：“你不知道……，你不知道……”显然还有许多不能说出口的内情。大漂是个软心人，立时可怜起刀鱼来。她想了想说：“你先别急。我去跑跑，看别家有没有剩下的。有，我就给你敛起来，对付着用一天。船回来，先给你留足。”刀鱼一听转忧为喜，忙说：“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大嫂，只要有，咱就收，不论贵贱。”

大漂答应，立即回房抓一条蛇皮袋子跑离房台。老鸹台如今已有几十户人家，房与房却上上下下相隔好远，零零散散围老鸹台一圈。因为不是一起来的，这个小岛又无人管辖，搭房建屋随自己便，不论街不街道不道。也许都怕别人探听自家的浪当事，各家的棚屋都独立，谁都不跟谁连接。这就不便串门走动，大漂到各家收鱼，转一圈时间好长。虽然时间好长，却没有白跑，终于收敛起半袋子小梭鱼、大塌米，只是累得满头大汗喘嘘嘘。刀鱼见此光景好生感动，跑上前去接了，一口一个“感谢大嫂”，就差跪下磕头。

没问斤，也没问价。刀鱼从兜里掏出三张“伟人像”，递大漂手中，急急忙装车回奔。

船队回来，海面上划出一道扇波，浪花尖上跳动着火红的晚霞。老鹅台东边有一道海沟子，海沟子崖上有一块平坡崖，归来的一条条渔船就在那道海沟子崖上整齐地靠着，站台顶望去犹如一排歇脚的海燕。船刚停稳，当天赶来买海鲜的人们便蜂拥而上，立时卷扬起一片争价还价的喧嚷声。其实争价讲价并不激烈，因为客户知道天色不早，回去需要急急赶路；船家也知道这是最后一批客户，晒干鱼不如卖鲜鱼好，不能过于抗争。一个真心买，一个急着卖，双方很快成交。客户们买上便走，不多时码头人稀车空。船上还有剩下的海货，船上人便一堆一堆地分开，每个汉子背一袋下船。他们顺着海滩上老鹅台，踏着他们用光脚丫子踏出来的蛤蜊皮小路，各自回他们的小棚屋。

橹在自家的棚屋门前放下鱼袋。他没有往日那样将军凯旋般的威风，而是心虚虚地等待什么。大漂气呼呼地出来，重重地给他一个耳光，他的嘴角立时流出血。他一动没动。大漂还要打，小漂上来抓住，叫了声姐，流下一串泪来。大漂心儿一酸，也流下一串泪，便停住手。橹自知这顿打是脱不了的，骂也是脱不了的，便低下头去老实认罪的罪犯一般。饭还是要吃，肚子不填咕咕叫。闷头吃了晚饭，他自知这一夜在家不好住，便掏出一把票子扔在炕上，又返身回船去，临走扫一眼小漂。

小漂没有理他，脸上也没有任何表情，冷得象一块铁。橹得到了想得的东西，却在她身上留下终生难合的伤疤。伤又能怎么样？他不是强盗，不是仇人，而是打鱼卖钱养她度日的姐夫，心里流血也得忍。她十分清楚：虽说姐是亲姐，可她住在这里总归是寄人篱下！

太阳一落，海雾便又从天而降。那重重的海雾象是早在半空等待已久急不可耐，几乎就在眨眼之间铺天盖地撒将下来。天地间全是茫茫雾气，老鸱台又在雾海中沉浮。没有夜工可做，小棚屋里用不着点灯，家家都是日出而起日落而歇。橹一走棚屋之内紧张气氛和缓许多，却又难免生几分凄凉。闷了许久，坐在小板凳上、怀里搂着龙儿的小漂对大漂说：“姐呀，我猜：市里的鱼价一准比咱海埠贵若干。”

大漂把不得妹妹开口。一听这话她忙说：“我也琢磨：那半袋子鱼，往日一般能卖120元，加加码180元。刀鱼给咱300元，其中不光有人情，还有差价。这差价老大老大。”

小漂说：“今天这袋子鲜鱼，咱不如明天进城去卖，一是探路，二是摸底。不知道市区卖什么价，鱼贩子们能胡弄咱。”

大漂说：“刀鱼走后，我也那么想。”心里却还有话：同小漂到市里散散心，也好忘掉不痛快。

说罢，大漂起身拎一只桶出房门。走下房台，她提来一桶海水，倒大盆里。然后，她把橹背来的那袋子鱼哗啦啦倒在门台上。虽然都是鲜鱼，却有大有小，有活有死，有梭鱼塌米、黄花白鲢、也有小蟹蛤蜊头。旺活蹦跳的好鱼捡到盆里，死鱼扔在房台边凉晒，小蟹蛤蜊扬手扔到房台下的海滩上去。时间不长，她们收拾停当，便关上床早早歇了。小小棚屋立时变成黑黑的洞。

第二天黎明，日出雾散。老鸱台从雾海中拱出，一个个黑洞又变成一个个小棚屋。姐妹二人早起身，一个做饭一个装活鱼。活鱼装到不漏水的袋子里，姐妹二人一人一袋。饭后就走，龙儿要跟着。大漂也哄也吓：“听话，你好生在家，回来时我给你买包花糖。你跟着去，上车下车，街上人多，呼隆隆一挤，就把你挤散了。那里可不是老鸱台，一眼看老远，人来车往比盆里的鱼都挤。你一离开……坏人可会把你蒙上眼睛拖上车，任你哭叫，我和你姨也听不

见。”龙儿让人拐过，害怕再让坏人拐走，答应不去。大漂给他拿出吃的，把他锁在屋里，然后同小漂一人提上一袋鱼，快步来到老鹅台西侧的崖头停车点。这是去年通的班车，一天两个来回。早车来海岛买鱼的人多，去市区的人少，车内不挤。

二人上车。

汽车开动，行走在无村无树无禾无草平坦无垠的大海滩上，如同小船行驶在海上。走啊，走啊，过了黄巾寨，又走了好长好长一阵，马路两边才星星点点见村庄，绿地也云片一般开始出现。又往前走了许久，路两边的村庄渐密，绿树也就连成片，庄稼地一块接一块，一群群小雀天空飞，沟崖渠畔出现牛群和羊群。这是区别于老鹅台的新天地。……突然，她们看到远方的地平线上拱出了好多大高楼。两人立即兴奋起来，不约而同朝前望。近了，近了……不长时候车进市区。啊呀呀，城里怎么这多的楼啊，光亮的大门……新奇的建筑……马路上飞驰着好多好多小轿车。里头坐的都是大官吧？……天，这里的大官可真多！……再往里走，马路又宽了许多，条条马路两边栽绿树，树空里修池栽花草。突然有人喊声停车，班车慢慢停下来，车上下去两个人。这倒提醒了大漂：汽车已经进市区，该问问在哪里下车好，卖东西得往热闹地方去。于是她开口问那位胖胖的售票员：“大嫂，哪条街热闹？”售票员一听就知道她们头一次进城，顺口答道：“万花街热闹。那是咱市头目的脸。”一副跟谁生气的口气。大漂不知道售票员为何生气，没有敢问，再说自己也没有问那事的身份。不长时候车到一街口，售票员喊一声：“到万花街，下车的快下。”大漂拉一下小漂，两人提着鱼袋下车来。

她们站住脚，喘了几口放松的气，撒目四望。妈呀，下车以后更觉得这条街好宽好宽，中间的大马路油亮油亮。路面一黄两白三条杠，来往车辆分上下。大马路两边还有小马路，瓷砖修池中间

里隔成块，菠菜畦子一般，只是里头没有种菠菜，种的是花草，绿的绿，红的红，黄的黄，她叫不出啥名堂。小马路边上还有格格板铺的人行道，街两边好多商业楼，朝街的门头五花八门，光光亮亮好阔气，一个个照得出人影影。大漂不由得后悔起来：自打跟橹去老鸹台住下来，两人作爱是自由了，白眼她的是没有了，可也把自己与世隔绝了。娘个沟沟，井里的蛤蟆少见天，不知道外边啥世界！

市区的景致好归好，可两人心中都明白，她们不是来看景致的。站在停车点上缓缓神儿，看看手中提着的鱼袋子，不知道该在哪里亮摊卖。大漂心想：摆摊子还是路口好，于是叫着小漂来到那十字路口的一拐角。这里来来往往不少人，她放下袋子，敞开袋口，亮开嗓子吆喝一声：“来买哟——，刚下船的新鲜鱼，旺活蹦跳！”

喊过几声，立即走来一个人。大漂看去：这人挺着肚子戴一副墨镜。她心中欢喜，觉得这定是个有身份的人，看得出鱼好还是孬，便热情地迎面呼一声：“大哥，买鱼吗？……”不料那人来到跟前一眼都不看鱼，而是黑虎着脸一声吼：“走——，一边去！这里不准摆货摊。”姐妹二人吓一跳，这才看到那人胳膊上箍红箍。大漂赶忙收起袋子陪笑脸：“大哥——，俺从海埠来，不知道这里的规矩。请大哥指点，俺该到哪里卖？”大漂这话甜甜的，想必那人挺满意，口气立时缓和许多，说：“到农贸市场。亏你碰上我，如果碰上骑摩托的城管队，给你没收不说，还要罚款。”这让大漂小漂好害怕，赶忙收好鱼袋，忙问农贸市场在哪里。那人顺手一指：“顺街往前走，过两个路口再问。千万别随便摆地摊！”

大漂小漂谢了那人，提起袋子往前走。走了一阵，街上的人明显增多，门头也增多，大路口安着红绿灯，戴大盖帽的站当中，手指头点谁谁停下，就象会使定身法。这大盖帽厉害！姐妹俩想。这里更不能亮地摊，让大盖帽指下多羞人呀，干脆再往前走。鱼袋